

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

一九五三年 北京

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

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

一九五三年 北京

書號：總1--49

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

著者：契加廖夫

譯者：中國人民大學
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

出版者：中國人民大學

印刷者：中國人民大學印刷廠

（本校教材，請勿翻印）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五日第一版第二次印刷

10507（500+5+10002）

目 錄

一	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準備和召開……………	一
二	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的決議……………	三五
三	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關於黨內統一的決議……………	七四
四	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關於職工會和青年團工作的決議……………	一〇〇
五	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歷史意義……………	一一七

「……新經濟政策的俄國將變成社會主義的俄國。」

——列 寧

「……我們能夠建成社會主義，並且我們將在工人階級

領導下和農民一起來建設社會主義。」

——斯大林

一 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的準備和召開

從一九二一年三月布爾什維克黨第十次代表大會通過了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的英明計劃的時候起，蘇維埃工人階級爲恢復國民經濟而進行的英勇鬥爭，已過去了四年。到一九二五年時，這一鬥爭已有了巨大的成效：國家經濟的恢復工作將近結束了。雖然各蘇維埃共和國和國的經濟在國內戰爭和外國武裝干涉時期受到了慘重的破壞，但經濟恢復的工作並沒有像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所預言的那樣需要幾十年，而一共才用了五年。蘇聯的經濟的和政治的威力日益增長了。

在這個時期我們國家所處的國際形勢起了重大的變化。在歐洲開始了革命的退潮，無產階

級革命鬥爭呈現了某種沉寂現象。德國、保加利亞、意大利、波蘭和其他國家的革命運動被鎮壓下去了。在這裏大大給予了資產階級各國不小幫助的是妥協的社會民主黨的首領們和托洛茨基叛徒分子，他們背叛了並零售和整批地出賣了無產階級的利益，力圖挽救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進入了暫時和局部穩定的時期，不過這種穩定並沒有消除掉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相反地，而是使這些矛盾尖銳起來，使它們走向新的爆破。對無產階級剝削的加強，民族和殖民地壓迫的加劇，資本主義各國經濟和政治發展的更其巨大的不平衡，就加深了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人民之間、各國帝國主義集團之間的各種矛盾。資本主義的局部穩定只是意味着使資本主義總危機更加尖銳化的條件愈漸成熟。

蘇聯的狀況却完全是另一樣的，蘇聯的穩定根本和資本主義各國的穩定不同。資本主義的穩定預告資本主義的新危機，而蘇聯的穩定却是使蘇聯的經濟和政治威力更進一步增強。

蘇聯的國際地位也繼續鞏固着。在一九二四年，各個大的資本主義國家見到了蘇維埃政權的鞏固和穩定，就開始來和我們國家建立外交關係。英國、法國、日本、意大利以及後來許多其他的國家都在事實上和在法權上承認了蘇聯。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中只有美利堅合衆國拒絕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

在蘇聯經濟的所有各部門中——在工業和運輸業中、在農業和改善勞動羣衆的物質生活狀況的事業中，蘇聯工人和農民爲消除經濟破壞狀態的英勇鬥爭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在這種條件下，當蘇維埃國家的經濟已經接近了戰前的水平時，在布爾什維克黨面前就提出了關於我們發展的性質和前途的問題，提出了關於社會主義在蘇聯的命運的問題。我國歷史發展的全部進程，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的全部活動，使我們黨已準備好來解決這個極其重要的問題。正是列寧和斯大林鍛鍊了理論的武器，這就使布爾什維克黨能解決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的實際任務。

一九〇五年列寧在他的著作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中製定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學說。在一九一五和一九一六年間，弗拉基米爾·依里奇發現了帝國主義時代的資本主義經濟上和政治上發展的不平衡性，從而作出了結論，認定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甚至在單獨一國內勝利，但不可能在全世界同時勝利。列寧寫道：『經濟上政治上發展的不平衡性是資本主義底絕對規律。由此就應得出結論：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或且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這個國家內獲得勝利的無產階級既剝奪了資本家，並在本國內組織了社會主義生產，就會起來反對其餘的資本主義的世界，把其他各國被壓迫階級吸引到自已方面來……』（列寧文選兩卷集，第一卷，莫斯科中文版，第九〇四頁）。後來，列寧發展了這一原理，於一九一六年在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一文中指出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各個國家內是極不平衡的……由此就得出一個確定不移的結論：社會主義不能在一國內同時獲得勝利。它將首先在一個或幾個國家獲得勝利，而其餘國家在某些時間內將仍然是資產階

級的或資產階級前期的國家。」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完全證實了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正確性。無產階級掌握政權以後，列寧在他的第一次公開的演說中，即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彼得格勒蘇維埃會議上的報告中，對我國人民的革命創造力量表示了深刻信心，並科學地確定了俄國進一步發展的道路，他說：

『從今開始了俄國歷史的新時代，而現今的第三次俄國革命歸根到底必定會引到社會主義的勝利。』（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俄文第四版，第二〇八頁）

列寧繼續發展了無產階級革命的一般理論和策略，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和策略，他給黨留下了關於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的極重要的原則性指示。其中佔顯著地位的是弗拉基米爾·依里奇所製定的新經濟政策的原則、合作社計劃、關於必需實行國家工業化、關於文化革命、關於黨的統一、關於鞏固蘇維埃國家等等的指示。

列寧的最忠實的戰友斯大林在和列寧的友誼中鍛鍊和磨利了布爾什維克黨的理論武器。

這樣，在列寧和斯大林的領導下，布爾什維克黨就從理論上武裝了起來並從政治上準備了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

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的問題於一九二五年重新提出了，這並不是因為這個問題缺少理論上的論證。當時這個問題是作為日常經濟建設的問題而由實際生活提出了的。資本主義的暫時穩

定對我們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命運和前途會有什麼影響呢？依照什麼方向，循着什麼道路來進行我們的經濟建設呢？沒有其他各國勝利的無產階級的直接幫助，在有着敵對的資本主義包圍的情形下，技術和經濟方面落後的蘇維埃國家的工人和農民是否能夠用本身的力量建成社會主義呢？而且，如果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是可能的，那末我們的勝利是不是最終的勝利呢？我們是否能保證不受武裝干涉和免除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呢？

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明確和詳盡的回答，以使黨的、經濟的和蘇維埃的工作人員和全國人民知道，工作向何處進行；有了明確的前途，從而就會有目的地、自覺地來行動。

斯大林同志解釋道，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在這一時期之所以迫切，是由於下列的主要原因：

『第一，最近幾年來，其他國家的革命速度遲慢了，所謂「資本主義局部的穩定」到來了。由此便發生了一個問題——資本主義局部的穩定是否會使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可能性減弱或甚至消滅呢？由此便引起了對我國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底命運問題的日益增長的注意。

第二，我們實行了新經濟政策，容許了私人資本並作了若干讓步，以便重新佈置我們的力量然後再舉行進攻。由此就發生了一個問題——實行新經濟政策是否會減弱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底可能性呢？由此便發生了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可能性問題的日益增長的注意底新的來源。

第三，我們在國內戰爭中取得了勝利，驅逐了武裝干涉者，並從戰爭中獲得了擺脫戰爭的「暫時休息」，保證了和平及和平時期。和平時期則是消滅經濟混亂情況，恢復我國生產力和從事新經濟建設的有利條件。由此就發生一個問題——應該把經濟建設導向哪一方面：導向社會主義方面還是導向其他什麼方面？由此就發生一個問題——如果把經濟建設導向社會主義方面，那末我們是否有根據指望在新經濟政策及資本主義局部穩定條件下，我們有可能來建設社會主義呢？由此全黨和整個工人階級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底命運問題就發生巨大的興趣。」（斯大林文選〔九〕，中國人民大學版，第六九頁）

列寧事業的偉大繼承者、我們黨的領袖斯大林同志對這個迫切的問題作了詳盡的回答：可以而且應當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因為我們有建成社會主義的一切必要的條件和可能性。

正如斯大林同志指出的，由於十月社會主義革命而在政治上戰勝了資本主義以後，在蘇維埃國家面前就提出了從經濟上來擊敗資本主義的任務。還在蘇維埃政權初期，無產階級就已經破壞了資本主義的經濟陣地，把全國的基本生產資料——工廠、海洋的和鐵路的運輸手段以及土地——變成了國家的財產。但是要在經濟上戰勝資本主義，這還是不够的。必須消滅我國經濟中多成份的情形，爭取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不只在城市中，而且也在農村中獨佔地統治。而且必須從而開始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建設的基本環節，就是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

黨認為，在黨的領導下，我國工人階級和貧農與中農結成聯盟能够而且應當在蘇聯建成社

會主義。工人階級能够而且應當相信本身事業的正確和不可戰勝，因為任何東西——無論是西方革命的延遲，或者是資本主義暫時的穩定，更不要說國內的與無產階級敵對的力量——都不能夠阻止我們向社會主義前進的運動。

然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不能沒有困難，不能沒有矛盾，社會主義建設不能不引起國內的階級鬥爭尖銳化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對待蘇聯敵意活動的加強。因此，要解決社會主義勝利的問題就有着內部的和外部的兩個方面，並需要克服國內和國外的兩類矛盾。

這些矛盾是怎樣的呢？關於這些矛盾，斯大林同志曾這樣說過：『一類矛盾是在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內部的矛盾。另一類矛盾是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一切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外部的矛盾。』（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俄文版，第一一〇頁）

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問題的第一個方面包含着我國內部各階級相互關係的問題。『當人們說：是否可能用自己本身的力量建成社會主義呢？這就是想說：我國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能够克服還是不能克服呢？』（同上書，同頁）

斯大林同志對這個問題作了肯定的回答：無產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是能克服的，因為這些矛盾不是敵對性的矛盾。斯大林同志着重指出，在工人階級領導下我們能够和農民一同建設社會主義，因為除了無產階級和農民的矛盾以外，這些階級在根本問題上還有着共同利益，而這些共同利益勝過了暫時的矛盾。

斯大林同志指出，有兩條農業發展的道路——使基本農民羣衆貧窮化和使富農發財的資本主義的道路，以及提高農民的物質福利並消滅富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無產階級和農民是利於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的，因為這條道路是惟一正確的道路，它拯救農民免於經常的貧困和飢餓，使農民擺脫富農的盤剝並引導農民羣衆走向有保障的和幸福的生活。蘇維埃國家既然在自己手裏掌握了基本的經濟命脈，就應當採取一切措施使農業走上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而從這裏就應得出結論，農民既然利於走這條道路，就不能不跟隨無產階級前進。這就造成了無產階級和農民利益的共同性，這種共同性是它們結成鞏固聯盟的基礎。無產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最高原則，爲着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就必須克服蘇聯社會中這兩個基本階級之間的矛盾。至於說到我國各勞動階級和資本主義成份殘餘之間的矛盾，那末無產階級既和農民結成聯盟，就絕對能够擊敗這些成份，在蘇聯消滅剝削者階級。

從這裏就應得出結論，組成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問題的第一個方面的內部矛盾，是我國的力量能够克服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結成聯盟在布爾什維克黨領導下在經濟上也能夠戰勝資產階級，把它作爲一個階級消滅掉並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

認爲內部的矛盾不可能克服的任何說法，都意味着不信任能在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的事業。談到可能和必須克服社會主義建設的困難，斯大林同志當時曾說：『我們不是害怕困難的人。我們既然是布爾什維克，我們既然受過了列寧主義的鍛鍊，也就不會逃避困難，而是要向前』

去迎接困難並克服之。』（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關於中央政治工作的總結報告，莫斯科中文版，第八七頁）

托洛茨基分子蓄意千方百計地再三武斷，說什麼在俄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是不可能的，並企圖散佈對社會主義勝利的不信任。斯大林同志在揭穿他們這種反革命的『理論』時指出，如果採取這種觀點，那末無產階級就不應當在一九一七年十月奪取政權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了。

斯大林同志說：

『因為如果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由於某種說法而消失，那末十月革命也就失掉意義。誰否認在一個國家裏有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誰便必定會否認十月革命的正當。反過來也是一樣：誰不相信十月革命，他就不會承認社會主義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可能勝利。在不相信十月革命和不承認我國社會主義的可能性之間有着完全的和直接的聯系。』（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俄文版，第一一七頁）

在蘇聯消滅了剝削者階級並建成了社會主義，確立了全蘇聯人民在道義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蘇聯已從社會主義進入向共產主義逐漸過渡的時期，蘇聯人民在戰後時期共產主義建設中取得的巨大的成就——所有這些都光輝地證實了斯大林同志在二十五年以前製定的關於可能和必需在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克服內部矛盾的原理的科學性和正確性。

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問題的第二個方面，包含着我國和資本主義各國間相互關係的問題，

國際關係的問題。斯大林說，這方面的矛盾『在於，只要還有資本主義包圍，就必定會有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干涉的危險，而只要還有這種危險，就必定會有資本主義制度在我國復辟、在我國死灰復燃的危險』（斯大林全集，第七卷，俄文版，第一一八頁）。

當時問題是這樣：建成社會主義的、但處在資本主義包圍下的國家，是否能夠認為自己安全，有保證免除武裝進攻的威脅，因而免除資本主義復辟活動呢？這個國家的工人階級和農民用自己的力量，即用自己國家和軍隊的力量，不用其他國家工人階級直接的支援，是否能夠消除外部的危險，消除資本主義對蘇聯進行干涉的危險呢？換句話說，如果資本主義包圍仍然存在，在這種條件下，社會主義在我國的勝利是否可以認為是最終的勝利呢？

斯大林同志對這個問題作了否定的回答。爲着消滅干涉的危險，就必須消滅資本主義包圍的形勢。可是爲要做到這點，就需要許多國家的無產階級進行努力。

斯大林在莫斯科黨積極分子會議上關於第十四次黨代表會議總結的報告中說過：

『因此，免除干涉的完全保證，也就是說社會主義最終的勝利，只有在國際的規模上，只有經過許多國家的無產者共同的努力，或者——這更好——只有在幾個國家的無產者勝利後才是可能的。』

什麼是社會主義最終的勝利呢？

社會主義最終的勝利就是得到免除干涉活動，也就是免除復辟活動的完全保證，因

爲稍許嚴重的復辟的活動，只有在外部的大力支持下，只有在國際資本的支持下才可能發生。所以全世界工人們對我們革命的支援，尤其是那怕在幾個國家中工人取得勝利，是第一個勝利了的國家免除干涉和復辟活動的必要條件，是社會主義最終的勝利的必要條件。』（同前書，第一一八——一九頁）

應當指出，從說這些話的時候以來，環境起了重大的變化。

現在，蘇維埃國家的軍事和經濟的威力不可計量地增長了，蘇維埃國家在國際上的威信大大地提高了。蘇聯現在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那樣由各帝國主義國家所結成的鍊環所包圍，而是由友好的國家圍住，這些國家已經推翻了反動統治，並建立了新的社會制度和國家制度。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各人民民主共和國都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並且在這條道路上取得了許多巨大的成就。在中國建立了人民共和國。人民民主制度在北朝鮮、在越南均已得到了勝利。在德國，愛好和平的民主共和國日益鞏固着。今天站在民主和社會主義的旗幟下的有八億人口。建立了和平戰士的強大陣營，在這個陣營裏不分政治觀點和宗教信仰團結着全世界千百萬的人們。由蘇聯領導的和平、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今天已大大地超過以美國爲首的帝國主義、反民主陣營的力量。

所有這些變化都證明，如果帝國主義者妄想進攻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這種武裝干涉就不像二三十年前那樣只是以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反擊，而是以帝國主義陣營的完全被消滅而結束。

『建立了這樣一種形勢，如今帝國主義者如果發動新的世界大戰，就不可避免地將引起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和整個民主陣營的普遍反擊，這種反擊它將不是像以前那樣簡單地使某些侵略國家失敗，而是促使世界帝國主義整個體系遭到滅亡。』（莫洛托夫：斯大林與斯大林的領導）

這就是爲什麼原因蘇聯人民始終關心加強與資本主義國家勞動人民的兄弟關係，取得他們的精神上的支援，全世界勞動羣衆也迫切關心我國共產主義的成功的建設。由此便應當得出結論，當我們國家還僅僅只處在社會主義的門階前的時候，蘇聯人民一面鞏固國際無產階級的聯系，但同時也應當用一切方法來加強自己的武裝力量，保持戰鬥準備的狀態，以便能夠給予帝國主義對我國的任何進犯以反擊。因此就必須加強與擴展這樣的經濟企業，即一方面保證蘇聯不依賴資本主義國家而在經濟上的自主和獨立，同時又給加強蘇聯軍隊的事業提供物質基礎。

俄共（布）中央委員會在斯大林同志領導下所製定的我們黨關於在資本主義包圍的條件下社會主義在我國勝利問題的方針就是如此。關於在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事業中兩種矛盾的問題就是這樣解決了的。這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論的進一步的發展，這種發展是斯大林同志對全體進步人類的偉大功績。

由於在一九二五年時，關於在我國建成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問題具有十分現實的意義，所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便把這個問題提交第十四次全俄黨代表會議討論。

黨關於在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這個方針把列寧主義的死敵——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托

洛茨基、布哈林及其他反對派分子弄得目瞪口呆，因為黨使這個方針帶有具體的性質，把這個方針變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計劃，並把它定為全體黨員必須遵守的法規。正因為如此，所以所有先前被擊破了的機會主義派別的領袖們都極力反對這個方針。

例如，托洛茨基分子重新把他們否認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可能性的反革命的不斷革命『理論』抬出來了。這個『理論』早就被列寧揭穿了，被實際生活本身無情地譏笑了，然而托洛茨基分子執迷不悟地繼續來辯護他們反革命的觀點。

布哈林分子當時還沒有決定來公開地反對黨關於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的方針。可是他們却偷偷地用他們的資產階級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反革命的『理論』，用與各敵對階級和平合作的理論來和黨的方針相對立，提出這種『理論』來代替由列寧和斯大林向前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也發言聲明說，由於蘇聯在技術上經濟上的落後，好像社會主義在蘇聯是不可能勝利的，又說，如果不發生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黨似乎是不能克服這種落後性的。第十四次全俄黨代表會議（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揭穿了並申斥了所有這些反黨的觀點和『理論』，而且通過了確認社會主義在蘇聯勝利方針的決議。

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走頭無路，只好兩面派地贊成了這個決議。然而黨在當時就清楚地知道，他們並不承認他們的政綱的錯誤，而只是拖延時間，再來作辯護以和黨的路線對立。